

HUANGHELIDE

黄河里的“白马浪”

BAIMALANG

文/陶 涛

在兰州百里风情线上靠近黄河铁桥的一处景观叫“白马浪”。刚到这个城市生活的那段日子，我每次乘坐公交车，经过那个地方，听见车上“下一站白马浪”、“白马浪站到了”的报站声音，感觉有点不知其然，因为在兰州乘坐公交车经历中，别的站名一听就能明确其来历，却不知“白马浪”是以什么取名的。

直到在一本有关兰州的文史资料里，我知道了

白马浪这个站名的来历。在兰州所有公交车站名中，它可能是惟一的跟流经这个城市的黄河水有关联的站名和地名。

清乾隆四年（1739），杨应踞在《据鞍录》中记述：“（六月）二十五日，早起，五十里至沙井驿，始见黄河。沿河行，或近或远。抵金城关。石岸夹束，河如建瓴……度舟梁（浮桥），登望河楼。波涛澎湃，甚可壮也！”清代学者张澎在诗句





中写道：“白马涛声喧日夜，青鸳幢影出冈峦。”《重修皋兰县志》记述：“关下水石湍激，雪涌涛飞，名曰白马浪。”这些文字使我看到了旧时白马浪的景色，也知道了白马浪最迟在乾隆时期就被称为白马浪了。

去年深秋的一天，步行在黄河南岸的滨河路，我向白马浪走去。书中记载的黄河白马浪现在还有吗？心底里充满疑问，我走近了白马浪公交车站附近。目光从滨河路往黄河水面上看去，果真看见了几处在别处的河面看不到的白色浪花。便兴奋地走下滨河路堤，来到了黄河边。我想拍下那些白色浪花的身影。当我举起照相机，拉近焦距，让那些白色浪花在我镜头里放大……黄河水哗哗地流淌着，那些白色的浪花在水面上翻滚跳跃着，样子活像一匹匹白色的马在欢快地跳跃。是谁第一个看见这些浪花，给它起名“白马浪”的呢？那个人一定是静静地坐在黄河岸边许久，心里激起一份浪漫的联想，才感觉到浪花像白马，然后从他的心中慢慢叫出了这个好听的名称吧。

自然界里，每一处景致都有它形成的原因。白马浪的形成缘于它两岸的山。黄河北岸金城关所在



的白塔山西支山尾在这里向南延伸插入黄河，黄河南岸的华林山华林坪山咀也在这里向北延伸临近黄河，使这里的黄河河道成为兰州城区最狭窄的地段，形成一个“瓶颈”，瓶颈之上的水流平缓，瓶颈之中的水流比较湍急，波浪翻滚，形成了白马浪。

黄河流淌哗哗向东而去，时光也如流水一样飞逝，我现在看到的白马浪还是老文字里描述的白马浪吗？

据张维《兰州古今注》记载，金城关“南阻大河，北连崇岭”，“前数年开修公路，以地狭尽毁



其城，铲高拓狭”，这使后人知道，白马浪近处的白塔山段是在20世纪30年代被“铲高拓狭窄”的。站在白马浪前的我，一眼就看见了对岸白塔山西支山尾那时被“铲高拓狭”形成的断壁。

1954年，兰州城区拓建西津路，将华林坪原来延伸近黄河的一段山咀削去一部分，拓出了50米宽的断面。由于南北两山山尾被断削，白马浪地段的河道瓶颈比旧时宽了，我现在看见的白马浪可能比旧时的白马浪要小了许多。

河水滴滴，流水哗哗。这一天，站在古老的黄河白马浪岸边的不光是我。我看见一个年青的小伙子站在河堤上，静静地看着河水；一对青年男女在河堤上亲密的并肩坐着，目光也在黄河水面上流

动。随着临近午时的阳光越来越温暖，白马浪岸边的人越来越多。黄河依旧是黄河，但每一滴水却不是过去的水。在这条古老不息的大河边，我感受到了自己如此的渺小，一生的日子过去了，就像流水一样不可能再回来。一声穆斯林阿訇洪亮的诵经声在河面上响起，我侧目一望，看见了黄河北岸金城关下那如一艘巨型船舰的兰州水上清真寺。那声音无疑是从高音喇叭里放出来的。已是兰州的午时了，黄河岸边亲水台、近水台广场上都是游人。远处的河面上，两只白色的水鸟扇动翅膀从水面上飞起，在天空里漂亮地舞动一阵后又扑向了水面。

走上滨河路，我来到了“西天取经”的雕塑前。也是在书籍中，我知道了这座城市雕塑与白马浪来历的一个传说。传说，唐僧玄奘骑着白龙马、师徒四人取经时，是从白马浪边的西津渡口过黄河而西去的。从此，这里的浪涛就被人们叫成了白马浪。1993年，这座雕塑在白马浪滨河路边落成，为白马浪增添了一份神秘色彩。

有一个春天来到兰州，一个双休日，蜷缩了一冬的我第一次走向户外，又一次来到了白马浪边。白马浪在我眼前呈现出了它形成的真实面目。研究白马浪的人说，白马浪的形成除了两岸山尾夹河使黄河河道变狭窄外，还有一个自然成因，说每当雷坛河发大水时，将上游的石头滚动到河口，停落在岩石上，加使黄河激流泛起无数白色浪花，好像一群白马奔腾起伏。

春日的阳光下，放眼望去，没有了白马浪的裸露河滩，成了人们的快乐之地。春风里，五颜六色各种造型的风筝在天空飞舞着。河滩里，满是人影。或许，当夏日到来，黄河上游大地上降雨多起来，黄河水量增大的时候，白马浪就会在这里又呈现它奔腾跳跃的身姿了。现在的白马浪，向人们倾诉着一个信息，水，能创造一份生活的美，缺少了水，这个世界就会失去一些美好的东西。